

非虛構： 「好看」的新聞報導

李志德

16 Oct. 2021

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我的經歷

1996 ~ 2000 聯合報地方新聞版編輯

2000 ~ 2003 聯合報政治組記者

2003 ~ 2006 台灣蘋果日報中國新聞中心記者、副主任

2006 ~ 2010 聯合報政治組、大陸新聞中心記者

2010 ~ 2015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台北特派員

2015 ~ 2017 香港端傳媒台灣新聞主編

2017 ~ 2018 台灣公共電視新聞部經理

2018 ~ 2020 香港端傳媒總編輯

2020 ~ 鏡週刊副總編輯，擔負文化組工作

「非虛構」是什麼

什麼是「非虛構」？

- ▶ 美國奧勒岡大學新聞學院在1995年開設「創造性非虛構寫作」課程，「非虛構寫作」成了廣為接受的概念。

它和報(告)導文學有近似的外型和相同的追求
報導文學在台灣傳承很微弱，但仍可辨認
非虛構對於現實議題有態度、立場和觀照
貼近時代現場，不追求文學性的永恆

不就是一般說的「報導文學」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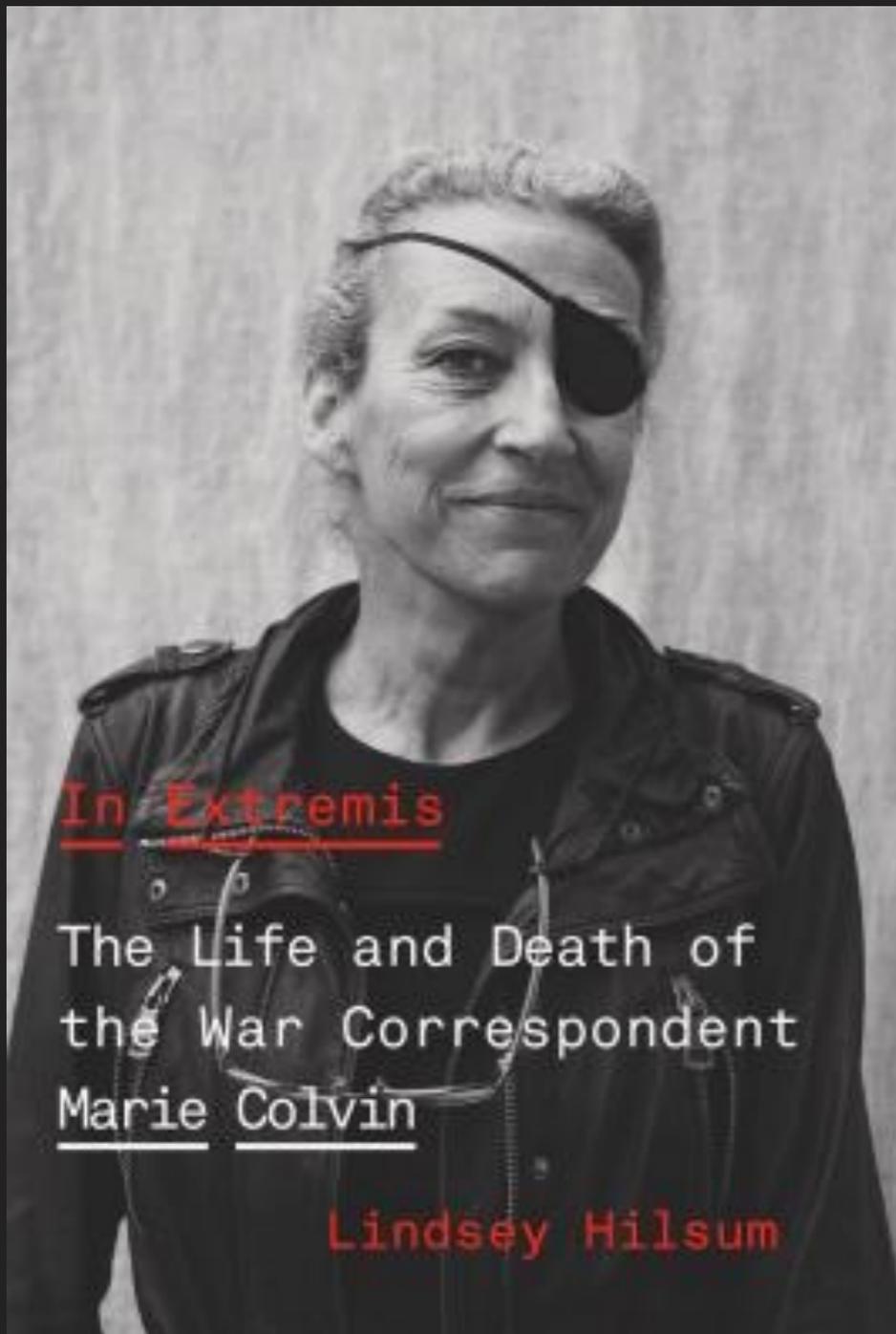
- ▶ 純新聞 (straight news) :
要求客觀、準確描述所發生的事，不刻意留篇幅給細節，一般總結為5W1H。
- ▶ 新新聞寫作 (New Journalism) :
1920到60年代興起於美國，借鑑文學手法，強調場景和敘事。Thomas K. Wolfe 1973年編選了《新新聞主義》，被認為是這一流派的開創者。
- ▶ 報導文學(報告文學) :
「新新聞」主義到了華文世界，發展出「報導文學」。

讓作品說話

今天介紹這些作品

- ▶ 人物：瑪麗 柯爾文；
山本五十六
- ▶ 歷史：電視劇鉤畫大歷史
- ▶ 戰爭：戰敗的柏林城
- ▶ 社會案件：縱火的醫學生
- ▶ 地理：英國人學習四川菜
- ▶ 環境：車諾比核能災變
- ▶ 旅行和探索：邊界眾生相
- ▶ 地下社會：廢墟少年
- ▶ 抗爭現場：香港反修例
- ▶ 當代寓言：跳舞的熊
- ▶ 自然與人：老虎的意志

人物特寫



- ▶ 1956.1.12 ~ 2012.2.22
Marie Colvin，著名的戰地記者，2012年2月22日在敘利亞政府軍炮擊霍姆斯市時被轟炸身亡。
- ▶ 「我並不是典型的戰地記者，因為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我想告訴人們戰爭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幾個世紀過去了，戰爭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戰場上依舊炮聲隆隆，血肉橫飛；戰場外妻離子散；交戰雙方都不肯公開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戰爭證人。」

多年以來，她都和噩夢生活在一起。即使如此，那些在她中彈後陰魂不散、一再出現的噩夢，依然讓她招架不住。每當她漸入夢鄉，她的潛意識便會重複播放事發經過，那些從未解決的恐懼和猶豫，就像卡在迴圈之中的恐怖電影，永無止盡地重複。

在夢中，她躺在地上，看著火光搖曳，聽著機關槍的射擊聲和士兵的交談聲，和她在斯里蘭卡的那個漆黑夜晚聽見的聲音一模一樣。當時月亮還沒有從地平線升起。這些是她擁有的選項：她可以站起身來大喊，希望他們會看到她是個白人女子，明顯是外國人。她也可以嘗試匍匐爬行離開，但她心知肚明，他們會射擊任何他們看見在移動的東西。或者，她也可以躺著不動，等待命運的安排。這個抉擇將會決定她的生死，可是接下來將發生的事已經無可挽回。她沒辦法讓時間倒轉，也無法快轉。站起來？爬走？躺好？站起來？爬走？躺好？這些選項不斷重複出現在她的腦海，恐懼的鼓擊愈來愈大，而她就麻痺地躺在那裡。

「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弄清楚實際發生了什麼事，然而在日後，她發現事情的經過其實相當單純。幾名泰米爾人帶領著她，從叛軍占領的斯里蘭卡地區，進入政府的領地。然而，在他們跨越前線時，卻碰上軍隊巡邏。瑪麗迅速躍向地面，子彈就在她身旁呼嘯飛過。可是護送她的人員已經遁入叢林，掉頭退回他們來程的路上。她獨自一人躺在那裡大約半小時，嚇得動彈不得，最後才做出她命運的抉擇。

「記者！美國記者！」她邊站起身來，邊大聲叫喊，雙手高舉。突然之間，她的一隻眼睛和胸口感到一陣劇痛，痛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其中一名士兵對她投擲手榴彈。倒地時，她發現鮮血正從她的眼睛和嘴角緩緩滴落。她深深感到憂傷，以為自己就快死了。她孤注一擲爬向他們，希望對方會停火幫助她，一邊大叫著：「醫生！」或許，他們會看見她是個受傷的外國平民，而不是游擊隊戰士。他們對她大吼，要她站起來，把外套脫掉。不知怎的，她設法跌跌撞撞地走向前去，雙手高舉在空中。每當她不支倒地，他們就會再次大喊，要她再站起身來。

.....

瑪麗·柯爾文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前往斯里蘭卡，因為長達整整六年，沒有一位外國記者在泰米爾猛虎組織 (Tamil Tiger) 的領地採訪報導。在這場將近二十年的戰爭中，大約已經有八萬三千人喪命。斯國政府封鎖記者，為獨立而戰的狂熱游擊隊員也不信任他們，導致沒有記者膽敢跨越前線。於是，泰米爾平民蒙受暴力攻擊，但他們的慘況卻幾乎無人報導。這就是她前進當地的原因。這就是她認為值得冒險一試的原因。

Lindsey Hilsum，《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



- ▶ 山本五十六，(1884.4.4 ~ 1943.4.18)，日本海軍將領，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

在太平洋戰爭早期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並策劃或指揮了數次戰役，例如偷襲珍珠港以及中途島戰役。1943年山本搭乘軍機前往索羅門群島前線視察的途中，座機遭美軍擊落。

我手邊有一張褪了色的紀念照片，是山本五十六官拜大佐時，和二十多位海軍官校同期生合拍的。時間大概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地點是某地的海軍軍官俱樂部大門口。

堀悌吉、鹽澤幸一、吉田善吾、鳴田繁太郎這些後來和山本同居日本海軍樞要地位、左右日本命運的將領，當時猶是壯年風貌。有人流露昂然不屈的豪爽笑容，有人表情森嚴，看似掛在廟簷兩側避邪的鬼頭瓦。大部分人隨著當時風氣蓄著短髭，在眾皆展現威武勇猛的海將氣質中，獨有山本未留髭鬚，身量瘦小，散發出溫和甚至落寞的奇妙氣息。

二次大戰期間，報上經常登出的「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大將」照片，不論拍攝者或刊登者都基於某種顧慮，不讓讀者產生上述的印象，可是這張照片裏的山本，確實是矮小微駝，表情略帶憂鬱。

如果找來一堆不識山本風貌的人，要他們在這二十多人中指出後來計劃實行偷襲珍珠港的日本艦隊司令，恐怕沒有一個能正確指出他來吧！

事實上，山本五十六確是身材矮小。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他到拉布爾(Rabaul)視察時，即將進行神風壯烈之旅的陸攻二號機正駕駛林浩，首次近距離目睹山本，暗思：「司令竟然只有我一半高！」

山本身高五呎二吋半，體重約五十公斤，骨架纖細，和他頗有交情的料亭老闆娘說他手指柔細得像女鋼琴家。

不過，山本只有八根指頭。他自己後來寫過，是任准尉時搭乘軍艦日進號參加日俄海戰，軍艦被俄國砲彈擊中，連根炸掉了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但據說實際上是日進號主砲因連續發射，砲身不耐火藥壓力發生「膛爆」。

當時，新橋一帶的風塵女郎都戲稱他是「八十錢」，因為那時藝妓修指甲費是一圓，意指「山本只有八根指頭，八十錢足矣！」其實除了缺指，山本身上還有不少傷疤。

雖然山本個小指缺，但不自卑。照片裏的他，表情理智內斂，雖非猛將風貌，但也不能說不似聯合艦隊司令。只是看著這張照片，無端湧起有關那個時代的種種複雜思緒罷了。

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

回溯歷史



▶ 查建英，1959年出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1981年赴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就讀，專業是比較文學。

1987年，查建英返回中國，曾為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工作過一段時間。

1989年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深入採訪報導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當時的知名記者之一。六四事件後查建英返回美國。

一九九一年一月，《渴望》已經登上了所有的大電視臺。播出《渴望》的電視臺數目迅速地超過了一百，收視率也高得出奇。以北京地區為例，《渴望》的收視率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七，超過以往播出的所有熱門外國電視劇。而在人口超過十萬的燕山石化，《渴望》的收視率達到了令人矚目的百分之九十八。

……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比如南京和武漢，每當《渴望》開播，街上便空無一人。湖北省的一家百貨商店打破了本店的銷售記錄，在《渴望》播出期間賣出了一千五百多臺電視。在武漢，電廠有一次按計劃拉閘限電，不巧趕在了某一集《渴望》播到一半的時候。老百姓停電時的通常反應是在黑暗裏呆坐，或者是上睡覺，這次卻一反常態，憤怒地包圍了電廠。迫於群眾的壓力，市長不得不發出命令，要求電廠立刻恢復供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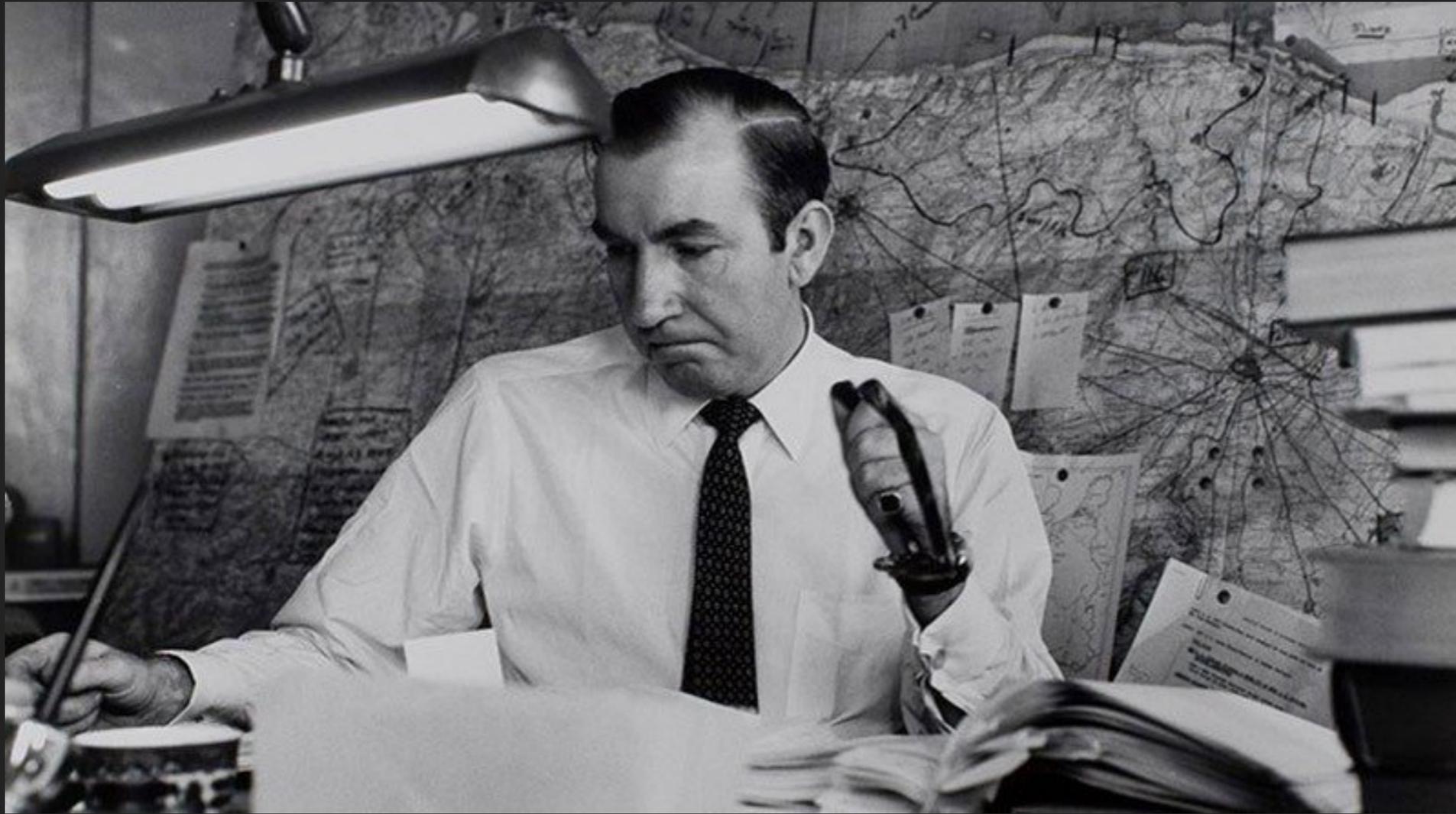
肥皂劇造成了巨大的轟動，臺灣和香港的室內劇也開始大批湧入中國內地。目睹此景，電視藝術中心的一些年輕員工覺得寢食難安，甚至覺得無地自容。所有的人都追問，「我們的電視製作怎麼了？我們自己為什麼拍不出像樣的東西？」他們有一種典型的心態，覺得中國在這件事情上丟了面子，於是就變得熱血沸騰。

後來成為《渴望》導演的魯曉威公開承認，他的動力源自一種榮譽感，接到導演任務的時候有一種「證明點兒什麼」的心理。說他早就已經手癢難耐，因為他看到了那些海外進口的室內劇，覺得它們沒什麼了不起，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一個中國內地的翻版，「主要的鏡頭都是在室內拍的，你一眼就能看明白，那東西沒花多少錢。」在他看來，關鍵的問題在於，你是不是是一個真正的電視人。如果是，你就該懂得電視媒體的長處與局限，由此就該集中精力拍攝低成本的室內劇，不該為場面鋪張的室外大片浪費時間和金錢。

貝老師看第二遍《渴望》的時候(很快還會播第三遍，而她也會看第二遍，跟其他許多人一樣)，政治局的一個常委也在家裏看這部電視劇。一九九一年一月八日，這位政治局常委，木匠出身的意識形態主管李瑞環同志，在中南海的一間會客室接見了《渴望》劇組。

……當時的李瑞環總歸是個位高權重的人物，他的言論會對中國的知識階層產生巨大的影響。既然他把如此熱情的讚譽賞給了《渴望》，似乎表明最高領導層對這部電視劇青睞有加。一批高幹陪同李瑞環接見了《渴望》劇組，其中包括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領導，儘管北京市委是臭名昭著的保守派根據地，賣力地參與了鎮壓天安門學生的行動，由此招致民眾的切齒痛恨。

看見戰爭



▶ 考李留斯·雷恩
(Cornelius Ryan)
1920 ~ 1974

▶ 成長於愛爾蘭的都柏林，1940年前往英國倫敦擔任記者，二次大戰時隨盟軍前往歐洲報導，戰爭結束後也報導了以色列的建立。1947年時移民至美國，在此終老。

萊克沙伊得牧師是其中一位目睹卡斯德百貨公司被掠劫的人。他出現的原因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他教區中的一名教友，孩子胎死腹中，生下來後火化了。這個悲痛的媽媽，要把骨灰罈好好安葬，萊克沙伊得也同意在場——哪怕這代表要冒著不斷的砲轟走上好幾英里的路，才能到要埋葬孩子的新克爾恩區墓園。他們長途跋涉，媽媽把小小骨灰罈放進一個購物袋裡，經過卡斯德百貨公司時，看見很多人在搶掠。媽媽看著看著，突然說道：「等一下！」萊克沙伊得愕然站定，只見「她離開我的身旁，消失在百貨公司裡，手上還帶著骨灰罈和購物袋，以及其他東西。」沒多久她回來了，歡欣鼓舞地搖擺著一雙看起來耐用的靴子，她轉身面對著牧師說道：「我們走吧。」

回來的路上，萊克沙伊刻意讓她避開百貨公司，但還是一樣。那天下午，商場大樓搖搖晃晃，炸藥把它炸得四分五裂。據說，黨衛軍儲存了價值兩千九百萬馬克的供應品在地下樓層。他們把商場炸掉，以防蘇軍奪取這些財物。引爆時還炸死了一些婦孺。

很多商店老闆面對搶掠，選擇直接放棄。為了不使店面被無法無天的暴徒給砸毀，他們把貨架的商品出清，所有東西不收錢、不收配給券地送出去。這麼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商店老闆們都聽說，如果蘇軍發現囤積食糧，就會放火把店鋪焚毀。一星期以前，電影放映師羅塞茲 (Gunther Rosetz) 想到新克爾恩區的東格曼恩 (Tengelmann) 雜貨店買點橘子醬，卻遭到拒絕。這一回，羅塞茲見到同一家雜貨店大賣成堆的橘子醬、燕麥、白糖和麵粉 | 全都是賣每磅十馬克。店家在恐慌中出清存貨，所有東西都是往店外面搬走。興登堡大街 (Hindenburgstrasse) 轉角，克爾姆 (Alexander Kelm) 無法相信自己親眼所見：開斯派里葡萄酒專賣店 (Caspary) 把所有的酒見人就送。希特勒青年團的庫斯特，在住家附近又搶了一次。他在一處地方搶到兩百根免費香菸，另外一處搶了兩瓶白蘭地。當地酒品店的老闆說道：「好吧，你們就把它們給喝光。苦日子就要來了囉。」

即使動手搶，其實也搶不到多少的肉品了。起初，幾家肉店老闆有點貨，分送給特定的顧客，不過很快就沒有了。現在全柏林市，人人都開始割馬肉，那些都是在街頭被砲彈炸死的馬匹。夏綠蒂·李希特(Charlotte Richter)和妹妹在布賴滕巴赫廣場(Breitenbachplatz)就看到許多人帶著刀子，把一匹死掉的灰白馬的肉給割下來。「那匹馬，」夏綠蒂記得，「並沒有倒下去，而有點像蹲坐在後臀上，頭依然高高的，張大著眼睛。還有一些女性用切肉刀在牠的腿上切肉。」

考里留斯 雷恩，《最後一役》

我們與罪的距離



▶ 胡慕情

- ▶ 現任《鏡文學》採訪主任，曾任台灣立報文字記者、公視「我們的島」文字記者、獨立評論@天下「現世」專欄作者。主跑環境議題與社會運動，著有《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

2019年8月20日，台南地方法院召開準備庭，劉小如坐在律師旁，雙手從頭到尾緊握。整場開庭，她都無語。第二次開庭，劉小如開口了。但唯一說的話是否認犯罪。第三次開庭，她質問法官要將她關在看守所多久？並情緒失控地向檢方及律師怒嗆「去死吧！這不是我做的！」甫出院的陳美秀看著她的行為痛哭失聲，但劉小如對母親的眼淚視而不見。

「低自制力」「衝動」「呈現社會隔離現象」，法庭上的劉小如盡現縱火犯特質。陳美秀不解，貼心的女兒為何判若二人？「她醫學生生涯不順利。」劉小如的球隊好友邱大為（化名）說，醫學系課業未能讓劉小如如過往一般得心應手。

「大一到大四還好，到了大五，她開始變得封閉，也曾說過『當醫生這件事，沒有光芒。』」

不同於陳美秀對女兒抉擇的理解，劉小如曾向前男友許哲先（化名）透露，「覺得家人是可憐人，因為社會期望和價值觀而活在沉重框架中，也將這沉重一併投射在我身上。」

「台南在日本殖民時很早就發跡，文教區興盛、多醫生世家，台南社會普遍對醫生很尊敬，希望孩子成為醫生，這種氛圍讓她想逃脫。」許哲先轉述，2017年，台南名醫之女、作家林奕含生病、自殺，外界普遍認為與權勢性侵有關，但劉小如認為，是台南這個環境獨有的社會期盼，「使個人不被看見、希望將每個人打造成一樣的模板」而導致。

「但她也不完全排斥醫科。」邱大為說，劉小如對依循父母建議有反動，卻也許下當無國界醫師的心願。為了實現夢想，她和許哲先選擇不同地方實習，考量未來想像將愈趨愈遠，主動提出分手。

旁人看來，分手後的劉小如初始無太大異樣。2015年9月，劉小如順利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考。不過2017年在胸腔科實習期間開始有些反常。

蘇一豪（化名）在劉小如實習期間擔任臨床老師。他解釋，實習階段，每日約7點半要開晨會，8點半開始巡病房、看病歷、檢視病患狀況、和主治醫師討論治療方針與給藥內容。「劉小如經常晨會遲到，有時連查房都沒辦法到。問她怎麼了，說手機沒開機。」

只是參與查房時，劉小如表現也未盡理想，主治醫師對她評價不高。護理師請劉小如替病人換尿管，她也不接電話。後來劉小如經常三更半夜還在醫院，有次凌晨5、6點還打電話給蘇一豪問該怎麼紀錄病人症狀。

蘇一豪覺得不對勁，探問情況，但劉小如強裝無事。「她一直都這樣。」許哲先感嘆，劉小如「易感、不輕易展示脆弱、自我要求高」，但醫學系課業重，光不要被當就很辛苦，「表現突然不符期望值，對她來說壓力應該更大。」

社會大眾以為會讀書就能當醫生，但能否適應醫療現場高度考驗個人特質。劉小如實習期間多次對母親表達「對治療無效的無力感」，比如在兒科病房看到一位罹患血癌、無法治療的幼童，「她說那小孩吃了就吐，『他們在哭的時候我什麼忙都幫不上。』」

此外，雖是實習，實則半腳踏入職場，「各類職場有的問題，醫院也有。」劉小如的同學于政民表示，醫院勞動條件已不如以往，2011年成大醫院便曾發生實習醫生過勞死事件，「後來規範實習醫生一天只能照顧多少病人，但現場還是很多漏洞。超額還是會發生，又或照護數量沒超過上限，但病人狀況棘手，照顧一個人等於別人顧10個。」

又如醫護人員得跟家屬溝通，「比方殘障手冊怎麼寫，非臨床業務，醫生不一定知道，家屬卻會問。現場面臨各種狀況，每天都疲於奔命。」于政民說，實習生的抗壓性常被無限上綱，「若表達壓力大，還會被問為何要走這條路。」

胡慕情，「她燒了她的夢，一位醫學生的縱火軌跡」，〈鏡週刊〉

不一樣的地方



- ▶ 扶霞·鄧洛普
(Fuchsia Dunlop)
- ▶ 在牛津長大，於劍橋大學取得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其後於倫敦亞非學院以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獲得中國研究碩士學位。

1994年前往中國四川大學就讀一年；其後又在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接受了三個月的專業廚師訓練。

對馮銳以及中國歷史上數不清的人來說，食物帶來的愉悅是他們在私生活與職業生涯遭遇困頓時的避難所。對那些被放逐、被排擠的人來說，吃東西是一種撫慰，能讓生活的苦澀暫時得到甜美的舒緩。在一個隨時都有政治危險，每個人都受到帝王或共產領導人專斷控制，生涯與名聲可能因為一個念頭就毀於一旦的社會裡，飲食是一種安全的享樂，你能在其中放鬆，不會感到恐懼。詩人蘇東坡是在官場失意，開始貧困的流放生活後才開始自己種菜、在廚房裡嘗試烹飪的。馮銳在成長時期遭到排擠，他的父親被迫害、囚禁，但他在廚房的色彩與味道中找到了快樂。烹飪給了他自由，讓他的創造力得以發揮。

儘管苦澀感揮之不去，馮銳依然在食物裡呈現出最好的自己。和他在廚房度過的第一個早晨，他的技術和沉著就讓我印象深刻。

我站在他旁邊，手裡拿著筆記本，呼吸的是廚房裡瀰漫的香味：他把新鮮香菇放進雞高湯裡，製作出簡單湯品的香味，用炒鍋慢火烘炒花椒粒發出的強烈柑橘類氣味，以及保溫的雞肉與豬肉冒出的細緻香氣。

那天馮銳選的午餐菜色中有一道是臨時起意的，就是炒雞雜，這是一道感覺比較適合出現在鄉下農家的廚房，而非餐廳菜單上的雜炒料理；裡面用的食材有雞的各種部位，大多是歐洲廚師會扔掉的：果凍狀的雞血、雞胗、雞心、雞肝、雞腸。這些材料被放到炒鍋裡和泡辣椒、薑、細長又香氣四溢的中國芹菜段一起快炒。每一種內臟的事前調理都帶出了它獨特的味道與口感。

這道菜是典型的四川家常料理，仔細發揮食材最大的經濟效益，馮銳的雞幾乎沒有一個部分是浪費掉的。

那條我看著他在浴室宰殺的魚也是一樣，除了馮銳曾語帶貶抑地說過，只有吃髒東西的廣東人才吃的魚腸，其他每一寸能吃的部位都會確實地被仔細品嚐，特別連魚眼睛周圍的絲滑肉條、軟嫩的魚臉頰肉和眼球都是一樣。最後留在盤子裡的只有骨頭和魚鰭而已。

.....

在九0年代中期的這裡，至少對老一輩來說，關於饑荒和糧食配給的過去都還記憶猶新。他們會告訴小孩自古以來中國小孩都被告知的那句話：粒粒皆辛苦，每粒稻穀都是農夫流汗種出來的。他們父母中有很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住過鄉下，靠著土地收成勉強度日。這裡的人覺得食物是珍貴的，因此你必須發揮它最大的價值。

Fuchsia Dunlop, 《魚翅與花椒：英國妹子的中國菜歷險》

受傷的土地



- ▶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Святлана А. Алексіевіч)
- ▶ 出生於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後來舉家遷往白俄羅斯。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記者，報導了美蘇冷戰，蘇聯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和車諾比核事故後受到政權迫害。

2015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我原本在白俄羅斯科學院的核能研究所實驗室當主任。我們研究所在市郊的森林裡。事發那天我出門上班,春意盎然,天氣好得不得了!我打開窗戶,清新的空氣沁人心脾。不過有件事讓我頗為意外——去年冬天我每天都會在窗外掛一小塊臘腸餵食山雀,牠們也習慣過來覓食,那天不知道為什麼卻不見蹤影,我還納悶:牠們跑哪去了?

就在那個時候,所內的反應爐傳來一陣驚慌,因為放射劑量測量儀器顯示機房內的放射性增強,空氣濾清器那邊飆升兩百倍出入口附近的劑量達到每小時將近三毫命琴。事態相當嚴重。即使是在具有輻射風險的場所工作,如此高的劑量已經是容許上限,人在這樣的環境不能待超過六小時。.....

我們打電話到附近的伊格納利納核電廠,他們的測量儀器也同樣叫個不停,廠內也一樣騷動不安。後來打給車諾比核電廠時.....試了每一支電話號碼,但都無人接聽.....到了中午我們才得知,整個明斯克上空籠罩著放射性雲。依我們判斷,那是放射性碘,想必是哪一個反應爐發生了意外事故.....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趕緊打電話回家警告老婆,可是我們所內所有電話都受到監聽。唉,這種恐懼幾十年來深深烙在我們心中,永遠都擺脫不了!不過話說回來,聽的人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通常女兒從音樂學院下課後,會和朋友到市區逛街吃冰。到底要不要打呢?要是打了,可能會面臨一些倒楣事,而且以後我就不能參與秘密計畫了.....

最後我還是忍不住拿起了話筒：「你仔細聽我說。」

「你說什麼？」老婆沒聽清楚，扯嗓門反問。

「小聲點！快去把氣窗關上，食物統統用聚乙烯塑膠袋包起來，戴上橡膠手套把家裡能擦的都用水濕抹布擦過一遍。抹布用完也裝到袋子裡面，丟得愈遠愈好。陽台上晾乾的衣服重新再洗一次，不要去買麵包，街上賣的甜點絕對不要碰……」

「你們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小聲點！去倒一杯水加兩滴碘液喝下去，頭記得用水沖洗乾淨……」

「什麼……」

我沒讓老婆把話說完便掛上電話。她一樣在我們研究所上班，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如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真的在監聽我的通話內容，大概會為了自己和家人把我說的救命良言抄下來。

科學家接到指示後，搭機前往反應爐勘查。雖然事先通知過他們核電廠發生爆炸，但很多人以為只是去幾個小時，就幾個小時而已，所以連刮鬚工具都沒帶。他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物理學絕對不會有問題，他們和那個世代的人都是如此堅信不疑，然而物理學的時代隨著車諾比那場意外畫下了句點……

亞歷塞維奇，〈我們都曾鍾情物理學〉，〈車諾比的聲音〉

地下社會



- ▶ 楊智強、李雪莉
- ▶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記者。報導者為2015年成立的非營利網路媒體，平日靠募款和讀者捐款維持運作，致力於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其內部成員大多是資深媒體工作者。

-
- ▶ 26歲的柏楊，口中嚼著檳榔，右眼下方的臉頰上有一道明顯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人幹架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重區「穎川堂」的堂主，採訪這天，暗啞的母親、嚼著檳榔的沈默父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柏楊身旁，看得出他是這個家與堂口的權力中心。

柏楊的父親好賭，十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生存，柏楊很小開始打零工，後來加入宮廟，跟著大哥全台出陣頭，甚至曾經協助管理地下賭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自己的堂口。

-
- ▶ 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一間公寓大樓內，進堂馬上聞到淡淡線香，神桌上媽祖、關公整齊供奉、陣頭法器一字排開。這裡的大門經常敞開，來來去去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間，有的爸媽離異、有的父親酗酒癱瘓，加上融不進學校主流，時常在夜市裡或陣頭徘徊。與柏楊遇上，自然而然進了堂口，這裡的沙發成了他們不想回家時的床。

除了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少年們很少有過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人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少年出陣。出陣時的「開臉」和舞獅，雄糾氣昂地扛旗子提關刀，讓少年們短暫成為人們的焦點，享受那種老師或父母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
- ▶ 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沒成就感、易感易怒，穎川堂於是成為另類靠山。「我們是穎川堂的」這句開場，能在三重地區嚇阻些惡意的挑釁。像個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柏楊的堂口沒有主流的教條，還給了無依的少年經濟的和社會的安全感；但過來人柏楊也知道歹路不好走，除了陣頭，他也著帶著少年做正職，像是開卡車、修摩托車、做廚房風管清潔，也要求他們初一十五讀經，修身養性。採訪前，我們見到紋身刺青、頸帶金項鍊的少年們口中唸唸有詞《天上聖母經》：「菩提心廣莫難量、觸處放毫光，為瑞物祥，供養法中王……。」

旅行和探索



- ▶ **甯卉**
來自中國的記者
現服務於端傳媒，2020年
以《金山上的來客》獲得
香港出版協會(SOPA)新聞
獎，現駐在布魯塞爾

-
- ▶ 「從我記事起，這堵牆就在這兒了。」安德烈（Andres Paz Gonzalez）今年32歲，出生在墨西哥小鎮諾加萊斯（Nogales，後稱「墨諾」）。墨諾位於墨西哥與美國的國境交界處，國境線是一堵牆。牆的北邊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小鎮，小鎮的名字也叫諾加萊斯（Nogales，後稱「美諾」）。漫長的美墨邊境線上，有16組這樣坐落在邊境南北的「姐妹」城市，但只在諾加萊斯，兩座小鎮，共享了一個名字。

7月底的週日午後，熱帶沙漠裏，盛夏毫不留情，45攝氏度的高溫壓着乾燥的沙地。若非幾天前的季雨讓樹兒冒出綠芽，草地也瘋長了些，圍繞兩個諾加萊斯的大片山地荒漠，大多時候都難見生機。沿着邊境線，一堵高達5到9米不等的人造隔閡，順地勢起伏而建，即便站在牆附近的制高點，也看不見牆的盡頭，像一道被外力生硬按住、又生了鏽的波浪。

-
- ▶ 三千公里的美墨邊境線，自1990年代起，統稱為「barrier」（屏障）的柵欄或牆便斷斷續續建起，共有930多公里。此刻立在兩個諾加萊斯之間的這道屏障，稱作柵欄更合適，10多釐米粗的鐵樁矗立一排，為了防人攀爬，又在頂部橫加光滑的鐵皮。這段柵欄造價昂貴，每公里要260萬美金。

等待過境的車隊排在連接兩個小鎮的邊檢站上。但，還有一種不用護照和簽證「過境」的辦法。就在墨諾與柵欄平行的街上，一張大大的野餐桌緊貼着柵欄擺著，六七個人頂着烈日圍桌而坐。邊境線柵欄間留有縫隙，其間密布着鐵絲網眼，留下手指大小的空隙——一根吸管，一頭插在墨西哥野餐桌上的可口可樂裏，另一頭穿過柵欄，橫在美國的空氣裏。這是一個「隔牆相望」的家庭聚會，美諾這邊也站着三、四個人，與墨諾的家人親友聊天，偶爾彎下腰，抿一口吸管，分享着已經溫熱的可樂。

-
- ▶ 墨諾這邊還站着一個女孩，她與身在美諾的年輕男孩隔着柵欄雙手相扣，但網眼密集，最多只能手指相接。這是一對愛人吧？怎樣才能更靠近一些？一人點燃香煙，抽了一口，然後把煙蒂這頭，透過網孔遞給對方，那邊吸一口，再遞回來。

在兩個諾加萊斯之間幾千米長的柵欄附近，這樣的場景時常發生：雖然在墨西哥依然住着親屬、愛人甚至孩子，生活在美國的家人卻因各種原因無法走過咫尺之隔的邊檢。他們不一定都是「無證」或「非法」移民。其中有些只是在等待綠卡，出國不易，便隔着圍欄與身處墨西哥的親友相會。他們也不一定都是墨西哥人，越來越多中、南美洲國家的戰爭難民或經濟難民跋涉至此，其中有人冒生命危險伺機越過邊境線去到美國，剩下大部分人則留在了墨西哥，等待下一個實現「美國夢」的機會。

甯卉，《他們在美墨邊境穿牆而過》，端傳媒

當代寓言



- ▶ 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
Witold Szablowski
- ▶ 波蘭報導文學作家，畢業於華沙大學新聞系與政治學系。最早派駐土耳其，對當地政治、婦女及犯罪議題有深入研究，他對於土耳其「榮譽殺人」的報導〈姐妹，這是出於愛〉曾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的榮譽推薦。

他也關注中歐和東歐國家從共產鐵幕走向民主自由的過程中，人們所經歷的種種轉型不易。

-
- ▶ 薇拉和米切夫一家人共度了十五年，那是牠目前為止全部的生命，因為捷爾吉·米切夫·馬林諾夫在牠才幾個月大的時候就把牠買下。牠的每一年看起來都差不多：春天和夏天到各個市集和海邊的度假勝地去，牠會在那裡表演把戲、讓人撫摸，這樣人們就可以贏得彩券、恢復健康或找到更好的工作。

秋天和冬天薇拉則會被綁在米切夫家院子裡的一根木樁上，陷入半冬眠的狀態。

但有一天，薇拉的生命中開始發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牠的熊腦袋根本跟不上那些變化。首先，來了一群穿綠色衣服的人，他們把牠放在籠子裡，用車載著牠開了好幾個小時，來到某個地方。

-
- ▶ 然後，他們把牠和籠子一起放進一個空間，那裡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的。牠感到有東西戳了牠一下，然後牠就睡著了。當牠醒來，牠的鼻子發生了奇怪的改變，仿佛比較小了，有什麼東西消失了。然後，疼痛也消失了—之前，鼻子的疼痛對牠來說理所當然，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薇拉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幾天，牠一直用手掌去摸鼻子，牠吼叫、用身體摩擦樹幹，並且咬手掌。牠很驚訝，牠的鼻子沒有連著一串把牠綁到樹上或籬笆上的鐵鍊。這輩子第一次，牠可以自由移動。

牠完全不知道這一切代表著什麼意義，還有，牠要如何在這新的環境中自處。「我們的熊一輩子都戴著『哈卡』。」跳舞熊公園的園長迪米特里·伊凡諾夫說：「把牠們鼻子上的金屬環拿下來，就像是截去牠們身體的一部分，或是部分的人格，就是這部分的人格，讓牠們成了奴隸。」

-
- ▶ 從大部分的金屬環是四掌基金會計畫的負責人，阿米爾·卡力醫生親自拿出來的。他喜歡這麼做。他認為，這對熊來說是特別的一刻，是他們重獲自由的象徵。

「我們總是在麻醉中進行這件事。熊對金屬環被拿下來，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反應。有些熊好幾天都仿佛覺得不是自己，會一直用手去摸鼻子，覺得迷失。薇拉的情況就是如此。」

有好多天，薇拉都會用手去摸鼻子，尋找「哈卡」。雖然金屬環一輩子都給牠帶來痛苦，但沒有它，薇拉不知道要怎麼活。仿佛牠已經習慣當一個奴隸，現在，突來的自由反而讓牠覺得是威脅。比起疼痛，牠更害怕自由。從史坦內夫家被帶走的米瑪也是一樣。

-
- ▶ 但是，也有些熊在金屬環被拆下來的幾分鐘後，就覺得很舒暢，牠們甚至不會去想那個一直以來讓牠們疼痛的東西去了哪裡。米修和斯維特拉的情況就是如此。當「哈卡」從他們身上消失，他們表現得仿佛這是最正常的事。牠們馬上就開始在熊群中爭取地位，之後則開始求愛。沒有「哈卡」，完全不會對牠們造成干擾。

《跳舞的熊》

-
- ▶ 喀拉什米爾說，這些熊多年來被人訓練跳舞，並且被殘忍地對待。馴熊師把熊養在家裡，教牠們跳舞，從小就毆打牠們。此外，他們還把熊的牙齒都敲掉，免得熊想起牠們其實比馴熊師來得更強壯。馴熊師會擊潰熊的自信。他們用酒精灌醉牠們之後，許多熊都因此對烈酒上癮。馴熊師會命令熊為觀光客做各種奇怪的表演：跳舞、模仿名人、為人按摩。

突然，保加利亞在二〇〇七年加入歐盟，跳舞的熊於是不合法了。奧地利的動保組織四掌基金會 (Cattery Lapy/Four Paws) 在索菲亞附近設立了一個特別的中心，他們把熊從馴熊師身邊帶走，把牠們帶到位於貝利察 (Belica/Belitsa) 的中心。皮鞭消失了，殘忍的對待消失了，鼻環(根據四掌基金會員工的說法，這是熊身為奴隸的象徵)也消失了。一個獨特的計畫開始了：他們要在這個中心，教導那些從來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動物，什麼是自由。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小心翼翼。

作者要說什麼故事呢？

- ▶ 貝利察的跳舞熊中心成了一個非比尋常的自由實驗室。這裡的熊學習自由的熊應該如何行動，如何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如何冬眠，如何交配，如何找食物。

當我從喀拉什米爾口中聽到這個故事，我想著：我自己也住在一個類似的實驗室。自從一九八九年波蘭開始民主化，我們的生活也是一場持續不斷的自由實驗。我們不停在學習，什麼是自由，要如何運用它，還有要為它付出什麼代價。我們也必須學習，自由的人是怎麼為自己、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未來打算。怎麼吃東西、怎麼睡覺 – 因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會窺看人們的盤子，以及人們的床。

就像貝利察的熊一樣，面對自由，我們有時候應付得還不賴，有時候比較糟。有時候它會讓我們滿意，有時候則會激起我們的抗拒。有時候，甚至是攻擊性。

-
- ▶ 在我第一次遇到喀拉什米爾的幾年後，我去了貝利察的自由實驗室。我想看看那座實驗室長什麼樣。我得知了以下幾件事：

熊會一點一滴地獲得自由。你不能一下子就給牠們全部的自由，牠們會窒息。

自由也有界線。對熊來說，自由的界線是通了電的鐵絲網。

對於不曾嘗過自由滋味的熊來說，自由是很複雜的事物。這些熊現在得自己照顧自己了，學會這件事，對牠們來說很困難，有時候是不可能的任務。

-
- ▶ 而我也得知，每頭退休的跳舞熊都會經歷到自由開始讓牠們疼痛的時刻。這時候牠會怎麼做？牠會用兩條後腿站起來，然後開始.....跳舞。牠在重複那中心的員工不計一切代價想移除的行為。牠在重複奴隸的習性。牠在呼喚馴熊師，要他回來，再一次為牠的生命負責。「就讓他打吧，就讓他虐待我，但是讓他把這可惡的、得為自己生命負責的擔子拿走。」熊似乎在透過牠的舞蹈這麼說著。

再一次，我想著：這個故事似乎是關於熊，但也是關於我們。

《跳舞的熊》，序言

自然與人



▶ 約翰·維揚
John Vaillant

▶ 專業作家，特別鍾情人類
野心和大自然衝突的故事，
作品見於《紐約客》、《大
西洋月刊》、《國家地理
雜誌》等。

-
- ▶ 阿穆爾虎的地域性和長期復仇的能力(沒有更好的形容詞了)，既是傳說也是事實。一隻老虎讓人吃驚，甚至讓人覺得恐怖之處，就在於牠有一種僅能以「抽象思考」來形容的能力。一隻老虎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消化新的訊息(你要說是證據也可以)，歸納出根源甚至動機，進而做出反應。

瑟傑·索科洛夫先前是老虎調查隊員，現在是普列莫亞永續資源管理協會的研究員。「基於科學研究，」索科洛夫解釋：「你可以說動物的食物種類越多，牠的智慧就開發得越多。」

為了展示老虎精細的思考過程，他舉了一個有關獵人的事件，故事發生在他所管理的佩雷瓦那亞河(Perevalnaya Kiver)上游，也就是普列莫亞中部的虎山正南方：

-
- ▶ 「當地野豬的食物不多，所餘豬相當罕見。」索科洛夫開始說：「此外，有一隻老虎會定期訪問獵人的地盤，把當地所剩不多的野豬全嚇跑。因此，獵人決定設一個槍陷阱殺死老虎。他第一次沒把槍裝好，槍擊發了但沒射死老虎，只擦過牠的毛皮。獵人重新把它架好，後來他從足跡發現老虎已經觸到絆網，聽到誤擊的槍聲，然後緩步後退，再立刻跑去追獵人。老虎已經知道誰在那裡，誰裝了陷阱，誰想殺牠。牠甚至不需跟隨獵人的足跡，而是直接跑到獵人的小木屋，宛如用了指南針一般。

「獵人告訴我：『我在屋旁劈柴，突然間我覺得有人在看我。我一轉身便瞧見一百呎外有一隻老虎，牠耳朵向後貼，正準備發動攻擊。』獵人遂跑進屋裡，三天不敢出門，連小便也一樣，只能撒在盆裡。該獵人沒受過什麼教育，通常也不會給誰寫個信，但如同獵人所說的，他在三天內就成了一位作家：『就像列夫·托爾斯泰一樣，把發生的事件寫成一整本小說。』因為他認為老虎一定會殺了他，至少他要讓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三天後，獵人終於鼓起勇氣出門，檢查四周，而且發現了老虎等待的位置。根據雪融的程度，他推測老虎已經在那裡待了好幾天。後來老虎就離開了他的地盤。」 《復仇與求生》

虎口餘生是什麼感覺？

- ▶ 老虎發現索科洛夫時，極可能把他當作競爭者、威脅者看待，或是把他當成障礙物。但是索科洛夫發現錯誤時已經來不及了。「老虎又吼了一聲，」他說：「牠大約在四十碼外，我看到牠向我跑來。『害怕』一詞已經無法確實描述當下的感覺，它更像是一種動物性的恐怖，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感。接下來我進入某種狀態：我變得精神恍惚，像是麻痺了，當時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我馬上就要死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就要死了。」

老虎在幾秒鐘內拉近了距離。在意念受制的瞬間，索科洛夫甚至連牠最後躍起的身影都沒瞧見。「我後退了幾步，」他說：「因為緊張，瞬間把眼睛閉上。有人說，如果一個人處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他的一生就會浮上腦海。不過，那並未發生在我身上。我想起了瑟傑·德尼索夫(他所熟識的獵人，後來死於虎口，讓老虎給吃了)，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希望老虎馬上殺了我，別讓我痛苦太久。」

-
- ▶ 「老虎把我撲倒。我的左腳斷了，然後牠咬了我的膝蓋。突然間，我和牠四目相望，牠的眼睛閃爍著光芒，耳朵壓在後頭。我能看見牠的牙齒，我想我見到了牠眼裡的驚訝，仿佛牠遇上了某種意料之外的事物。牠又咬了我一下、兩下。我的骨頭碎裂了，到處劈啪作響。牠像狗一般叮著我的腳，搖著頭甩來甩去，出現了類似厚布撕裂的聲音。我極端痛苦。牠在吃我，而我根本無力阻止。」

此時，索科洛夫突然換成另一種模式，宛若恐懼的雲朵為其他情緒讓出了一條大道，差不多就是吉姆·韋斯特聽到熊在攻擊他的狗時的反應。「我瘋了，」索科洛夫說道：「我本能地出拳，打在老虎額頭兩眼之間。牠大叫了一聲跳開，然後我的伙伴就來救我了。」

索科洛夫在現場回過神的時分，抽出了流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那股古老而深邃的自我防衛血液，也同時把老虎給打醒了。老虎和索科洛夫沒什麼過節，他只是在不對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而已。